衛藏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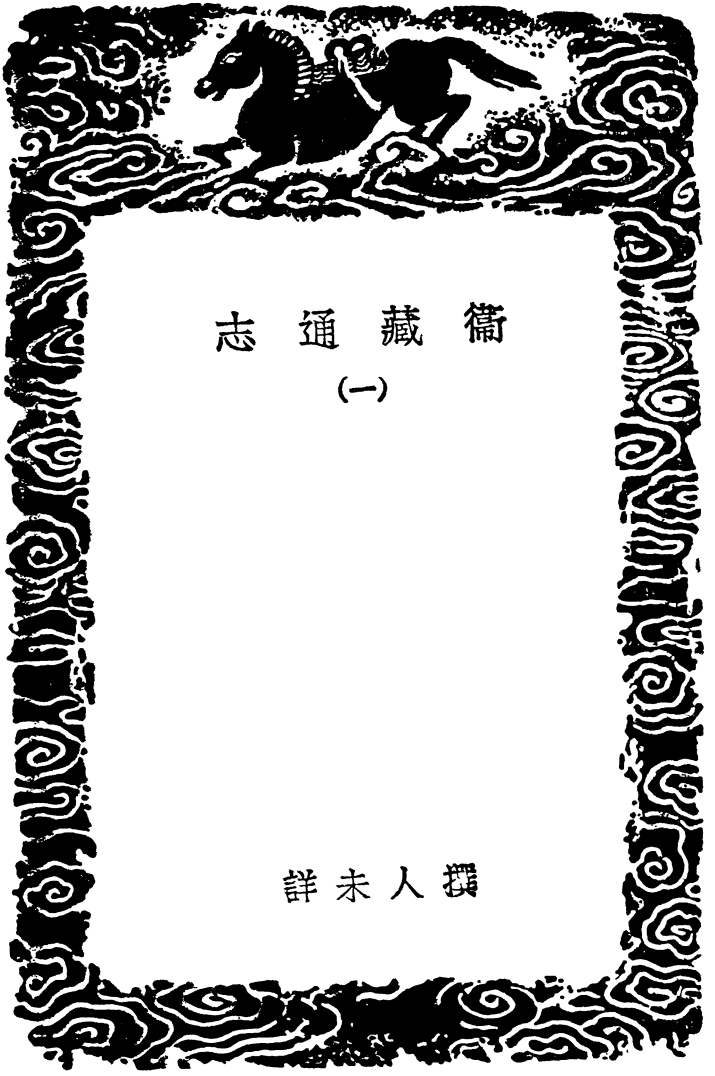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衞藏通志

(一)

撰人未詳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衛藏通志目錄

卷首新編
御製詩文
卷一　考證以下悉仍舊編
卷二　疆域
卷三　山川
卷四　程站
卷五　喇嘛
卷六　寺廟
卷七　番目
卷八　兵制
卷九　鎮撫

卷十　錢法
卷十一貿易
卷十二條例
卷十三紀略原一卷今分爲上中下三卷
卷十四撫卹原未列入門類今新編入分爲上下二卷
卷十五部落
卷十六經典

衞藏通志提要

一、史鑑類函及雜書所載漢唐以來故事。有關於衞藏浮圖者。博採以備參考。
一、舊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鈔本。所載程途、風土、山川頗詳。隨筆採擇。另擇分門以紀。
一、衞藏圖識所載疆域、形勝、道里、寺院、風俗、物產頗詳。亦宜採擇登記。
一、布達拉札什倫布及各大寺源流。俱按番册譯出。其新建廟宇。查明登記。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各瑚圖克圖呼必爾罕世紀源流。宜作爲一門紀載。
一、自五十三年廓藩起衅舊案。
一、自五十六年廓藩不靖、軍興源委、及投誠檔案。
一、自五十六年大將軍福康安、欽差和琳、大學士孫士毅一切奏章。及善後事宜。
一、自五十六年欽奉上諭。
一、大將軍福康安、欽差和琳、勘定邊界。設立鄂博原奏。
一、藏中原襲公爵台吉等源流。

一、噶布倫以下酌定品級俸緞、各營官陞調章程。
一、唐碑、康熙年間碑、乾隆御製十全記碑、札什城磨盤山兩處關帝廟碑、大招紀功碑、後藏碑、勸人恤出痘碑、禁止天地葬舊習告示。
一、旌忠祠查明殉於行陣者按名敍入。
一、設立學舍教習廓藩漢文、唐古忒滿文。
一、操演番漢各兵章程。
一、廓爾喀王謝恩表章貢物。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謝恩奏章。
一、附近邊界各部落沿革。
一、自打箭爐至藏各部落名目。
一、山川、地名、人名、官名、詳查番語、眞切譯出。
一、綠營弁兵分設碉卡地方數目。
一、各塘營汛兵馬數目。
一、各糧臺文員職掌。

一、駐藏司員筆帖式、糧員所辦事宜.
一、寶藏局鼓鑄銀錢事宜.
一、各部落交通貿易人等官給路票.
一、各臺番衆應付烏拉章程.
一、唐古忒頭目等所司事宜.
一、各部落與藏中交通貨物名目.
一、前後藏山川、及沿途各臺所過山川名目形勢.
一、奉旨設立奔巴瓶籤掣呼必爾罕.
一、北路蒙古台吉等許遣人赴藏熬茶.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歲遣堪布朝貢.
一、行取川省應辦歲需賞號等物.
一、定例由川省解運餉銀紙劄等物.
一、唐古忒風俗、及男女工作農務.各部落人流寓.喇嘛佛事、節候、儀注.欽差衙門、文武衙門用度章程.作爲雜綴一門.

一、欽差衙門一切公務、分別具奏、及應行咨報理藩院戶部條款.

一、滇省番僧、青海蒙古及川省土司等許遣人赴藏熬茶學經.俱給路票.

一、達木蒙古官兵數目.

一、由藏通西北兩路程途、設立防卡.

衞藏通志方輿門

考證　疆域　山川　程站

衞藏通志僧俗門

喇嘛　寺廟　番族　番官　番兵　戶口

衞藏通志鎭撫門

職掌　錢法　貿易　營伍　章程

衞藏通志紀略門

康熙　雍正　乾隆

衞藏通志外部門

達木蒙古　三十九族　四方外番

衞藏通志藝文門

御製　碑記　詩文　賦

衞藏通志經典門

經典

衛藏通志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康熙四十年建

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消屬之化林營化林所隸曰沈村、曰烹壩、曰子牛皆瀘河舊渡口而入打箭鑪所經之道考水經注瀘水源出曲縻而未明指何地按圖誌大渡河水卽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番匯番境諸水至魚通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箭鑪未詳所始蜀人傳漢諸葛武鄉侯亮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西宣慰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寇亂番人竊踞西鑪迄本朝猶阻聲教頃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偪河東地罪不容逭康熙三十九年各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四十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入版圖鍋莊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西鑪之道遂通顧入鑪必經瀘水向無橋梁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犇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地名安樂擬卽其處仿鐵鎖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贏覆板於上又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鎔鐵以庀事橋成凡命

使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戴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來上流愜朕懷爰賜橋名曰瀘定任事著勞諸臣并優詔獎敍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經久今既肇建茲舉俾去危而就安繼自今歲時繕修[illegible]亡者責也尚永保勿壞以爲斯民貽無窮之利是爲記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譬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顚極安甯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戮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册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木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勤請不已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俾中

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世宗憲皇帝御製惠遠廟碑文

我國家受天眷命，撫御寰瀛，光被四表，莫不尊親。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知東土有聖人，遣使通款，路涉萬里，時經數載，始達盛京，逮世祖章皇帝時，遂親至京師朝覲，備蒙恩眷。後以策妄阿喇蒲坦肆惡逞奸，殘蹂西藏，皇考聖祖仁皇帝特遣大師，計日平定，撫綏人衆，各復生業，賜今呼必爾汗册印封號，安置禪榻，重興黃教，用以慰番衆皈依佛法之誠，並酬班禪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悃也。朕御極以來，加意護持，俾安淨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勸善懲惡、濟人覺世爲本，黃教之傳，所以推廣佛經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則佛法之流布愈廣，而番夷之嚮善者益衆。西藏既有班禪額爾德尼，而近邊之番夷，離藏遙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箭鑪之外，有地曰噶達，昔年達賴喇嘛曾駐錫於此，爰相度川原，創建廟宇，發帑金數十萬兩，遣官董司工役，倣西方白賴本佛廟之圖式，凡爲殿堂樓房一千餘間，又爲平房四百間，賜額曰惠遠，丹臒輝煌，器用充備，置兵以衛之，達賴喇嘛來登禪榻，率諸徒衆，咸就新居，諸番耆幼，踴躍欣喜，使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來，氣候和暖，深秋未凍，則知茲寺之建，人神皆慶，山川著靈，朕所以仰體皇考厚酬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忱，且以廣布黃教，宣講經典，使

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以佐助王化。實有裨益。是用紀文豐碑。以昭示久遠焉。

御選語錄總敍

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眞語者。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於道之人。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三。步步皆有著落。非可顢頇函胡。自欺欺人。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話墮。逐一指明。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乍釋業繫之苦。覺山河大地。十方虛空。並皆消殞。不爲從上古錐舌頭之所瞞。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清淨。不挂一絲。是則名爲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破本參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提。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則名爲透重關。名爲大死大活者。透重關後。家舍卽在途中。途中不離家舍。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卽是照。照卽是寂。行斯住斯。體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無生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關。雖云透三關。而實無透者。不過如來如是。我亦如是。從茲方修無修。證無證。妙覺普明。圓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救拔衆生。利用無盡。佛佛祖祖。皆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達摩西

來歷代授受古德傳燈無盡光中大圓境裏日往月來以至於今雖然廣大法門聖凡並託華嚴香海細鉅同歸得骨得髓者固多如麻如粟者何限去聖遙遠魔外益繁不達佛心妄參祖席金山泥封慧日雲蔽約其訛謬亦有三端其上者纔見根塵互引法界相生意識紛飛無非幻妄頓生歡喜謂是眞常住去歇去以空爲空不知性海無邊化城無住果能見性當下無心心既見空卽未見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萬有到前一空不敵縱能立己坐脫仍是業識精魂況乃固執斷見必至變作狂華謂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豈非一妄在心恆沙生滅能不造生死業斷菩提根又其下者見得個昭昭靈靈便謂是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揚眉瞬目豎指擊拳作識神之活計張日下之孤燈寶魚目爲明珠覓梅檀於糞土噙著鐵丸口稱玉液到得臘盡歲除時方知依舊是個茫茫無據又其下者從經教語錄中挂取葛藤從諸方舉揚處拾人涕唾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作爲實法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魔形難揜遁歸圓相之中解路莫通躲向藤條之下情塵積滯識浪奔催瞞己瞞人欺心欺佛全是爲名爲利卻來說妙說元盲驢牽盲驢沿磨盤而繞轉癡夢證癡夢拈漆桶爲辯香是則循覺路而撲火輪能不由善因而招惡果如是三者實繇有徒宗旨不明沉淪浩劫矣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開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轍所以御極以來十年末談禪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別傳拚雙眉拖地以悟衆生留無上金丹以起枯朽豈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諸塗毒滅盡妙心朕實

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近於幾暇。辨味淄澠。隨意所如。閱從上古錐語錄中。擇提持向上。直指眞宗者。並擷其至言。手爲删輯。曰僧肇。曰永嘉。曰寒山。曰拾得。曰潙山。曰仰山。曰趙州。曰永明。曰雲門。曰雪竇。曰圓悟。曰玉林。十二禪師。藏外之書。曰紫陽眞人。乃不數月之功。編次成集者。其他披覽未周。卽採掇未及。非曰此外無可取也。是數大善知識。實皆窮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詰不二之門。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見者得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妙聞。未知者徹無知之正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無上宗乘。至於淨土法門。雖與禪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礙參禪。果其深達性海之禪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焉隨喜眞如。圓證妙果。雲棲蓮池大師。梵行清淨。乃曾參悟有得者。閱其雲棲法彙一書。見論雖未及數善知識之洞徹。然非不具正知正見。如著相執有者之可比擬。亦採其要語。別爲一卷。以附於後。兼此淨土一門。使未了證者。建菩提道場。已了證者。爲妙覺果海途路之助。爰爲總序。弁於篇端。刊示來今。嘉惠後學。庶幾因指見月。得魚忘筌。破外道之昏蒙。奪小乘之喪弃。朕有厚望焉。

雍正癸丑四月朔日御筆。

御製語錄後序

雍正十一年

朕少年喜閱內典。惟慕有爲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聖祖敕封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乃眞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衆之所欽仰。藩邸淸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卽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踴躍讚歎。遂謂已徹元微。儱侗稱許。叩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鍼破紙窗。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鍼隙中之見。可謂徧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乃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更當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問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喇嘛教迴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諦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丑之正月二十

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蹶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卽曰王得大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尙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圖克圖喇嘛實爲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輩不過曾在朕藩邸往來壬辰癸巳間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柏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只有千佛音禪師乃命召至既見問難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窘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果貧衲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醒發因緣已具述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開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茲棄置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義味語所謂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柰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汚有分鼓動識情橫生法執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前不堪舉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乃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未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勸朕於此打之縛更是何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後世附會其說。以爲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囫圇吞棗。全未明白。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物。如云即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尚不朽壞。即屬異寶。不可思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以後。何以又復消泯。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乃未至唐時。即已無存。豈世尊妄語誑語耶。且以僧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總之。未悟正法眼藏。從何推測。人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牽合附會耶。況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圓覺性。宗若有五。性亦當有五矣。古人專爲勦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衆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不少。朕既深明本旨。只圖眞實。以辨平生。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即位以來。十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勞延佇。求名之輩。更長業緣。而世間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朕愍諸有情無知愈陋。恐其因此

造諸謗般若大罪孽不談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綫又不忍當朕世而聽其滔滔日下也乃選輯從上宗師喫緊爲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擺脫生死根塵掀翻輪迴陷窄學者當知朕今此舉實爲佛祖慧命所繫不惜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腳秉拂之徒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緝緝聚頭妄論是何宗派卻與朕莫交涉在天下宗徒能爲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救頭然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攔空撲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一番話墮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眞不誠不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則是曹洞派起模畫樣滯相執緣以此求契求證所爲將空塞空徒使朕與從上諸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潙邸時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則機緣流布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孔子評定懷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爲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聲訛或曾在潙邸望見顏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巖木陳之流揑飾妄詞私相紀載以無爲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此等之人既爲佛法所不容更爲國法所宜禁發覺之日卽以詐爲制書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教外別傳將墜於地不得已而爲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趣皆由宗師所參不謬所悟無垠如千里駒隨意舉步便是追風逐日

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入法不空能所交接其與魔外有何分別茲選之有正集外集前集後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眞參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衆渡河腳踏實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倘能爲人解黏去縛若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尙傳語句璨大師尙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應知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動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偸作自己法語災梨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滑利者便鳴鐘擊板豎拂拳拳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懊懶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度人佛祖門庭豈不汚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與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盲拈瞎頌剽竊成語差排牽合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百千萬言無非活套以此爲拈代偈頌豈不塗汚古人誤累自己有何交涉虛費鑽研夫講師詮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別傳之教典矣況文字邊事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豪至非

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只是本分二字.安可離卻.而爲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頌最爲後學人於頌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端一開.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枝蔓.正爲此輩至乃子孫稍得世榮.便欲將祖父言句夤緣入藏.不思千古自有明眼人.豈得欺盡謾盡.夫本爲利益.將來流芳百世.夤緣入藏.而乃忘其貽誤後人.遺臭萬年也.何苦夤緣.自貽伊戚.平素一無所事.喫得飯飽.長連牀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縱使句句如初祖所說.亦乃餿羹餖飣.與靈覺有何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能到.何苦造大罪孽.同於謗佛.古人云.佛法不怕爛卻.又云.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法.朕願天下宗徒.參則實參.悟則實悟.此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尚不無汚染.可見從初發心便非眞實爲生死出家也.若爲名利.何如耕農作一孝弟力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舉文學之士.留此宗門.以待眞正發心參學之人.免致塗汚佛祖之慧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諸書.所選古德機緣語句.皆錯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宗統一絲者.尤爲乖謬.古人語句.專爲開人迷雲.後人選輯.專爲垂諸久遠.今乃挨門逐戶.拾取賸遺.或珠或璣.或金或鍮.或絲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一家強收一物入籠中.更有誇曰.秉公.何庸愚之甚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亂錯出.科斗與神龍並游.野孤與獅子齊吼.飽參者尙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爲毒害.奚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

晉昏憒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編一則。錯雜不堪。謂之宗統一絲。直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眞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統。實危如一絲也。其意不過取媚同門參學之徒。俾感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爲榮華。此何異世閒澆薄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爲宗風太息流涕者矣。如朕於湧泉欣、天衣懷、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徧求不可復得。蓋瞿汝稷輩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既雜取下等語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眞正師範至言。轉播棄之而不惜。歷年既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一任香火歇絕。不妄付拂者。其與盲傳盲受。祇圖支派蕃衍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慧命絕續。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稟受。其理相不可強同。強瓣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著鼻孔。是則亦爲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爲嗣續。正當飲水思源。奈何各立門庭。同於世閒糰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況伊輩盲傳盲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入頭。是乃瓣香法乳之恩。理宜酧答者也。如或未能。則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爲不可。天下叢林古剎衲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祖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徧滿震旦。不但爲後世眞參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爲學

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腳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則見相橫前。仍泯此岸。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得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眞。眞妄兩途。皆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眞。是以掃空生佛之虛華。蕩盡妄眞之閒說。喫緊爲人。無奈立此呵佛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鑑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一味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絲。採其二條。內一條。截去前後語言。專錄其辱罵佛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誶。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爲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隄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強作解事。學人饒舌。狐行象跡。鴟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既以佛祖爲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爲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爲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槩置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卽是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歡喜採輯。鴟鼠嗜糞。斯之謂矣。又如大慧杲云今時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卻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爲人等語。此論大誤。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祇因當時但知教乘。初闡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捃摭攘竊。預備應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頗能爲人。然實不能不令入室三五

徧而卽悉其底蘊。開堂說法。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憑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慧杲誤人謬論。叢林當爲炯戒。況大慧杲旣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非依牆摸壁率意之亂統。旣知之無疑。豈能不報佛祖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爲宗門一番整頓。所冀天下禪僧。改往修來。英靈輩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爾等僧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緇素人我心會取。如世尊所說三藏十二分。一例束之高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造輯旣竣。書此以爲後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御筆。

御製楞嚴經序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爲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卽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卽所謂圖伯特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有所謂浪達爾瑪罕者。毀滅佛教。焚瘞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呼圖克圖所誦梵典炳炳可據。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繙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蔵事。因思皇祖時曾以四體繙譯心經。皇考時曾鋟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諮之章嘉呼圖克圖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藏地所有。而楞嚴則藏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圖伯特。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也。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傅鼐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則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敘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哉。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嘵嘵辯論不已之爲。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其烹調、引導其好嗜也。則

或者不失能仁徹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皇祖皇考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

爲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爲。天何從佑。然而爲事又在循理。爲不循理之事。天不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則予之所以感貺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審。實不知其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屢言之。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皆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蔵。夫耳順古稀。已爲人生所艱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創爲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至於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爲惑於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爲番。再譯而爲漢。三譯而爲蒙古。我皇清至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皆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茲以耄耋觀事。實爲大幸。非溺於求福之說。然亦即蒙天

福佑。如願臻成所爲。益深長滿怵惕儆戒而已耳。是爲序。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高宗純皇帝御製喇嘛說

佛法治自天竺。即厄納特阿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忒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爲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爲剌馬。陶宗儀綴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爲剌（讀作拉）馬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剌麻。蓋係隨意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卽漢語稱僧爲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爲國師。後復封爲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不過四五人。至永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封灌頂大國師者、梁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記。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圖克圖爲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襲號爲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坵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卽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五

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圖克圖。蓋仍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敕印。命赫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與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詔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帝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恬勢睢恣。氣燄薰灼。爲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强市民物。掠捶留守、臣王妃爭道。拉毆隨車者。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毀之者。斷舌之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爲懷柔之道也。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明有福相者。俾爲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爲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爲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勒噶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喀地方。六世在衮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札勒拉里崗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姪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札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

轉世化生者。即如錫哷圖呼圖克圖。即係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圖克圖。即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諸未經剏濟呼圖克圖。即係固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堆卜諾們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者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因圖舍圖汗之福晉有娠。衆即指以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喜爲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依。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圖克圖同係弟兄。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罪降順。匍匐乞命。若不爲之剔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衆猜疑輕視。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籤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掣籤一人。定爲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於雍和宮佛前。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眞傳。以息紛競。

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刼略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爲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余製一金錠。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衆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錠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爲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爲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

上年廓爾喀之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圖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札薩等。遂託占詞爲不可

守。以致衆喇嘛紛紛逃散。于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爲首之濟仲羅至前藏。對衆剝黃正法。其餘札蚕及仲巴呼圖克圖。俱發僻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我朝雖護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惑衆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帕克巴創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豈見有將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與黃教爲議議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廊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輯藏安邊。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御製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寗。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天。以冀承乎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麼。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宜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厲衆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寗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卹。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

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藏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士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至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威．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御筆．

御製詩乾隆癸丑

攻克擦木之圖

今爲歸順昔歸降一廓爾喀事有雙未示兵威且利啗豈知乞命獻誠腔可嘉名將及勇士何礙存邛遂定驩擦木首攻卽前進戰圖補詠靖蕃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之圖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爾轄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峭壁降兵倏破堅其目七名衆六十生擒以半別殲全雖云不戰功爲上戰卽成功合詠篇

攻克濟嚨之圖

番境濟嚨西極邊賄求彼尙占依然石牆木卡層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進破碉克寨一時全近千殲賊復藏地多害生靈亦覺憐

攻克熱索橋之圖

復全番境臨廓境一水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背嶼卽深卽險我須過索拉直進大剿彼裹綠上游繞壓他乘勝正兵架橋渡莫非天助感誠多

攻克協布魯之圖

熱索橋過路可通未逢賊禦進追窮前臨協布覘屯聚上繞橫河得壓溝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蓄剿爭雄堪嘉敵愾心同一每閱飛章憐切衷

攻克東覺山之圖

愈近賊巢守愈固兼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合隊埋根克要區手足胼胝胥惰窳精神鼓舞益勤劬有征無戰雖傳古將惠兵忠實快吾

攻克帕朗古之圖

分路橫河帕朗進乞恩越切越歐還將軍所檄都遵命堪布曾遮懼見顏何必犁庭不遺介遂教振旅一時班年前捧表陪臣至更有崇恩厚賜頒

廓爾喀陪臣至京之圖

七戰由來七獲捷歷觀惇史鮮誠逢自惟罪重徹原號可示恩寬復舊封繳冊還金歸次第承筐載橐俾從容乃知德服勝威服昊貺欽蒙茲勵恭

公拉布丹納木札勒之敕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諭據轄登多爾濟等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父公索諾木達喜于三月二十七日病故所遺公爵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欲致信達賴喇嘛請以其弟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之處令其暫行停止等因請旨具奏前來索諾木達喜曾受朕恩未久即行病故殊屬可憫朕甚軫念著于彼處銀內賞給索諾木達喜銀五百兩做好事其所遺公爵既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請以其弟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著照所請即令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欽此

札薩克頭等台吉策稜旺楚克多爾濟之敕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大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

諾彥和碩齊係貝勒婆羅奈之弟從前管理哈拉烏蘇喜拉依古勒兵之時婆羅奈曾以諾彥和碩齊感激主恩操練兵丁黽勉從事奏請賞以徽職以示鼓勵由軍機大臣議給諾彥和碩齊蒙古札薩克管旗章京職銜等因具奏奉旨婆羅奈之弟諾彥和碩齊著賞給札薩克頭等台吉職銜沒後令其弟色臣哈什哈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年令其弟齊旺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十年奉上諭朕加恩將諾彥和碩齊給以札薩克頭等台吉令伊弟等承襲以來俱能誠心黽勉盡職現

在齊旺多爾濟之札薩克頭等台吉王婆羅柰。既請以齊旺多爾濟之兄諾彥和碩齊之子旺堆承襲。著照所請。加恩令旺堆承襲。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卽令旺堆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三十一年。令伊子索諾木拉喜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令伊子策稜旺楚克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仍著世襲罔替。

頭等台吉卻多爾旺曲之勅。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旨。部議甚是。應卽依議行。但札喜納木札勒之祖索諾木丹津。究爲生前輩達賴喇嘛之人也。茲達賴喇嘛業已圓寂。所有索諾木丹津之公爵若以其子孫已襲兩輩。將來札喜納木札勒缺出時。竟行削去。毫不議給世職。朕心亦爲不忍。若以公爵世襲罔替。與例且又不便。朕念前輩達賴喇嘛。俟札喜納木札勒出缺後。將公爵削去。加恩賞給頭等台吉。世襲罔替。著爲令。永遠遵行。欽此。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奉上諭。據鄂輝等奏。輔國公札喜納木札勒現已出缺。請以伊子卻多爾旺曲承襲頭等台吉等語。著照所奏。卻多爾旺曲准其承襲頭等台吉。餘依議。欽此。

四等台吉策稜仲甲卜之敕。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上諭。據福康安等奏。查問戴瑧薩木珠靈巴傷亡一案。緣去年在生格宗地方與廓爾喀打仗時。曾受鎗傷。嘔血而故。是實等語。薩木珠靈巴打仗受傷。嘔血而故。亦屬可憫。著加恩交部照傷亡例議卹。欽此。薩木珠靈巴傷亡後。議給伊子策稜仲甲卜四等台吉世襲罔替。

刻衛藏通志後敍

大鈞坱圠。萬物芸生。準之大易。六位三才之中。動物惟人爲最靈矣。有形有氣。有知有義。無先覺以覺衆覺。則其羣渙而无所統束。恐禍亂之相尋。蘗牙也。昊緈亭毒。上帝好生。作之君。以宰赤縣神器。政於是出。作之師。以三物四術整齊之。教於是生。中古之世。君師政教合於一。孔孟纂述六經以後。君師政教分而爲二。漢之文景光武、唐之文皇、宋仁宗、元世祖一統之君。而德不能兼教化。董仲舒、鄭君、王通、韓愈、朱子一經之師。而位不得佐政令。治有統系。道有宗主。扶輿滂礴。二千年離而復合。始集景運於我 聖祖仁皇帝。於是君師政教出於一矣。是有實焉。有權焉。惡可以無說。粤稽聖祖高宗。經筵日御。發揮天筆。纂述易、尚書、三禮、四詩、春秋內傳、諸家箋解。平其得失。敕立學官。御纂性理精義、淵鑑齋朱子全書。排比四庫。整齊百家。以示學林塗軌。操之以治律歷。制禁令。齊六職。決百事。宰制成器。陶冶庶彙。非以盡其實耶。兼崇黃教。綏服北徼。西域、蒙、準、回部。用借根方立天元術。擢任司天臺官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等。撢究疇人天算。太常鍾律之度數。測量地輿。尋究河源。作皇輿表。有圖有考。以宅土物宜。敬授民時。農務物產。貿遷有無。北設市場於尼布楚、恰克圖。南立市舶司於交廣、蠻墓、蠻耗之閒。貴貨易土。通商惠工。以美利利

天下。非以通其權耶。皇哉唐哉。唐哉皇哉。古今聖治郅隆。莫備於康熙。如日月之經天。嶽瀆之緯地矣。實者、經也。常道也。二百六十年中。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亦既推闡盡致。家握隨珠。而人懷荆璧矣。權者、緯也。通道也。囊括九邊。鞭笞四海。聲教訖於殊域。徵之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於是列聖宰制天下之機權出焉。大制不剸割。善戒無轍迹。內而諸夏。經制彬彬。亦既景鑠融矣。外而蒙、準、回、廓、烏斯藏各部。崇黃教以綏輯鎮撫之。於此見至仁之覆育。於此見大慈之枹被焉。粵稽太宗文皇帝。始膺寶命。達賴剌麻實始率喀爾喀四十八部崇上尊號。肇基王迹。爰拓北陲。景陵敕撫遠大將軍十四貝子、及將軍延信等戡定西藏。復布達拉坐牀之地。以國語、蒙文、蠟丁、唐古忒四體文繙譯心經。泰陵獎頗羅鼐歸順。錫之郡王爵。仍設駐藏大臣鎮之。御選祖燈語錄。校刻北藏。修多羅十二部。裕陵始革藏王爵。凡衙藏事。一裁之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參決之。以清文繙譯全藏。俾廣流布。製金齊巴餅。以定呼弼勒罕之眞僞。在易。風行地上。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豈佔畢小儒所能窺測萬一乎。藉謂必如儒者所云。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而後可。適所以激邊衅。而示以聖道之不廣。何所見之偪乎。且彼西域之衆。太蒙之人。必有政以齊其吏民。必有教以化其頑梗。太西各邦。政教互權。昔合而今分。此亦天地自然之符。人事推激之分數然也。前史稱絕之未知其利。通之未見其害。籌邊事者。惡可以不剖心焉。然則繇此以推。聲教所暨。流通無礙。風雨露雷。莫非神化。滋液滲漉。何生

不育、不殺摩哈默之天方教、可以收回哈薩克布魯特以西諸部、兼行爾撒之摩西十誡、佛說四十二章、雖列小乘經、乃最初義經云身三口四意三、是有十惡行、能戒止十惡、即名十善行、嗣又鑒揩其教、爲三歸五戒、摩西本之而小變其科旨、乃西域婆羅門之枝流也、涅槃經、如來性品阿嚧伊郁等十四音、亦英法文二十六字母之祖、欽定同文韻統詳之、是亦譯官舌人之所當知者也、唐碑所謂景教者、苟仿釋典、使高才潤色之、以彼教治彼族、可以維婁西牛賀諸大洲、借權寓實、我列祖列宗不已、微示機揩矣乎、今三衞之墜、銜接巴裏二塘者、七鄂晏然、而雅魯藏布江下游、則割入英緬、三藏之南邊、絨轄江孜、定日、帕克里與英圭黎接壤、新定市埔於亞東、哲孟雄全歸彼、英語稱西金、現隸孟加臘印督、廓爾喀、布魯克巴則尚羈縻兩屬、亦黃教地也、布魯克巴一名布坦、紅教喇嘛地、服役喻貢於布達拉商上、作木朗、洛敏湯則已幷合無存、揆之因其教不易其俗之義、類族辨物、分別部居之方略、微特回黃兩教可用、卽景教各源流、亦何嘗不可與之導其竅會、發其枝離、施其銜轡、以使之同歸文字聲音、威儀教化之域哉、傳曰、稟以行權、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爰先校刻此衞藏通志二十卷、以爲之椎輪、以俟大輅焉爾、

光緒二十有一年龍集乙未冬十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分巡徽甯池太廣兵備道、雲騎尉、前記名御史、戶部郎中、會典館纂修官臣袁昶恭敍、

按此書係請前戶部主事桂林龍松岑先生繼棟校刻、伊未署名、詳見先公文集中附記、幷云原本未著姓氏、疑卽爲和琳所輯云、

衛藏通志校字記

卷首

聖祖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羣衆公同之請。謹案苦苦腦兒。聖訓作青海。皇朝通考作庫克淖爾。西藏記作庫庫腦兒。或繙譯之文。或聲轉之字。

賜今呼必爾罕册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堵。謹依聖訓諸書。改作安置禪榻。餘字俱謹遵改。不悉錄。

高宗御製十全記。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謹案聖訓此句下。有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屬無遺類矣。東華全錄作全蜀無甯歲矣。此書佚此數句。

然天貺愈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謹案。聖訓。不敢言感句下。有唯恐難承句。

提要。

第五條。今案此寫本無此門。僅有查達賴喇嘛班禪幾輩譯文之覆呈。原在詩文門。今迻入喇嘛

門後。

第十一條。今案此亦佚。僅有查西藏公爵台吉各勅之覆呈。亦原在詩文門。今逐附喇嘛門之後。

第十二條。今案陞調章程。略見於番目門內。品級俸祿。亦略見撫卹折價門內。並無準章。

第十三條。今案唐碑。見寺廟門內。乾隆御製十全記。今已敬編卷首。關帝廟碑。原載寺廟門。大招紀功碑。後藏碑。均原載紀略門。恤出痘碑等。今附撫卹門後。

第十四條。今案寺廟門僅有雙忠祠碑。附有同殉之主事參將各一人。並未別見旌忠祠。及殉忠人名。

第十五條。今未見。

第十八條。今未見。

第十九條。今案有部落一門。却無沿革。

第二十一條。今案此亦佚。惜乎令人不審名從主人之義。姚瑩之蕃爾雅。亦尚未詳。

第二十四條。今案原有職掌一門。而於糧臺文員殊略。

第二十五條。今案此亦佚。

第二十七至三十條。三十三至三十六條。三十九至四十條。今書暨未見。

卷一。

引通典語。悉照改正。共二十二處。

後漢書張騫但著地多署涇乘冢。其奉浮圖不殺法。而精文善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今案此後漢書西域傳論。多脫誤。已照改。

案語。齊集遠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案各字疑。

元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案元史無學士字。

卷二。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和琳成德奏廓爾喀遣哈斯達爾一摺。奉硃批。所辦得理。好欽此。謹案聖訓作所辦得體。好。

乃仰仗天威平定之後。聖訓作及仰仗天威平定之後。

亦必益加感畏。實爲得當。聖訓作亦必益加感畏。辦理實爲得當。

西界又自定結至薩熱喀山頂。案山川門作杏撒熱喀山。此無杏字。與西藏賦注同。

南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案山川門已有考。此四至八到。多用西藏賦注。故失照。

卷三。

康熙六十年二月。

上諭廣詢方言。乃得其眞。謹案。聖訓云務得其正。

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歸仁化。謹案。末句。聖訓云悉心歸化。

其山川名號。蕃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謹案。末句。聖訓云當於此時考證明核。

大概中國諸水。皆發源於東南內外大幹。謹案。聖訓云中國諸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番名岷揑蘇。謹案。聖訓云岷尼雅克撮。

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蘇流出。謹案。聖訓云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烏蘇流出。

此諸水自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謹案。聖訓云此諸水在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

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謹案。聖訓云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

打箭鑪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方。卽康也　達賴喇嘛爲危地。烏斯與危衛同音也　班禪呼圖克圖爲藏地。合三地爲危地耳。謹案。聖訓云打箭鑪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

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危地耳。

牛魔山注。每歲送老工夾布於其上。　案康輶紀行云。卽四川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

工湯拉。別作貢倘拉。彭楚河。別作蚌楚河。普出河。別作普楚河。如此之類。各仍其舊。以博異名。

藏布江注。有木船度船爲渡。　案當是有木船皮船爲渡。

金沙江注。又有威依木查鄂模二池之水。　案水道提綱作又有威衣木查鄂模、色勒錯鄂模二池之水。

青海注。其東北有巴顏池。周四十餘里。有功額池。周五十餘里。　今案。功額池在青海之南。謹據一統志、一統輿圖、水道提綱各書增入南字。

岷江注。入江之水。有黑水河。有二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江南源之西南。東北流。折而東南。入四川界。　案黑水二源。只見北源。今補於此。其南源西南自山中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流入邊。又東南折南。復東南流。至長甯堡西北。與大江會。

卷四。

巴塘至察木多路。江卡至黎樹宿注。七十里至黎樹。至王卡。稱爲惡八站。　案。別本同。論文義。當云七十里至黎樹。自黎樹至王卡。稱爲惡八站。　洛加宗至俄倫多尖乍丫宿注。乍丫有寺院。卽會

典圖注之札雅廟也乍了札雅長短言之分本書乍了多誤了今改正。

前藏至後藏白浪至札什倫布注過洋楮橋卽雅鮫藏布大河。案雅鮫藏布河本書未見。

松筠巡邊記拉木洛洛協噶爾。案四川通志此句作拉孜羅羅上文程站拉木卽拉子洛洛卽羅羅。通志此文無何至如入無人之境以下九句。

前藏至生根物角。案卽王我師藏鑑總記之松根阿腳本書別亦作生格物角、僧根物格皆重脣輕脣之異。

前藏至生根物角四百十里至騰格爾諾爾本條未載後有專條。

兩河口分路至青海路八百四十里分作十四站至巴漢海流圖本條未載見於獨磊出庫至西甯路中。

兩河口至河州首九站至熱黨本條亦未載見前兩河口至舊洮州程中。

打箭鑪由霍耳德爾格草地至察木多地名格蔥。案衛藏圖志作林蔥本書部落門亦作林聰翻譯無正字。

打箭鑪由草地進藏路約同定同古。案衛藏圖志作納定同古。

藏程紀略平逆將軍延。案康熙五十九年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遠近西海青海各國、

蒙古諸王部落皆以來見。案皆以來見下應有脫字。封然無聞。當是封燕然山。然字單用少見。其兩岸爭妍句。疑有脫字。

卷五。

高宗御製喇嘛說注。宗喀巴二大弟子。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木磋。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謹案此必寫本漏書四世一條。今以康輶紀行所引經簿敬補於此。

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坐台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達布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

卷六。

招拉筆洞寺。其南山生下爲藏之峯山。案此語費解。必有誤。

大招寺唐碑。案此本闕誤。與一統志西藏記所錄互有得失。今悉仍其舊。而錄一統志西藏記於此。以資考證。

一統志唐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已證之、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勒石留傳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二聖、濬哲鴻祓、曉久永之化、垂矜愍之情、恩覆並無內外、商議協同、務令萬姓安泰、施恩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者同心以申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牟封境、或有積阻捉生問事、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遣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令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同聞頌德之名、永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並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徧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刑牲設誓、如有不依此言、背約破盟者、受其殃禍也、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

西藏記唐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知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德之黎贊陛下

二聖睿哲鴻被曉之今永化亭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觀同心以伸隣好之義共成厥美今蕃漢二國所守見官封疆洮岷之東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番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積阻捉生問事設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差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番供應須令甥舅親近之體使兩界烟塵不聞同揚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羨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於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且陳形俱爲盟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禍殃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此碑日久剝蝕字多脫落不存

白木薩欲修廟宇案卽上文之拜木薩白拜雙聲

小招寺墨珠多爾濟卽上文墨居多爾濟別又作珠多吉皆聲轉及長言短言之異今兩存之

岡堅寺生多寺距札什倫布一站疑與前岡堅喇嘛寺距札什倫布一站相複

福康安關帝廟碑。於惠齡和琳孫士毅皆書號。於體未協。皆易之。後營官寨關帝廟碑亦同。均更正。

打箭鑪聖祖御製惠遠廟碑文。今恭逐卷首。

卷七。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福康安等奏邊界營官酌定陞擢疏。如此懲勸有方。番目皆知奮勉。亦永資綏靖矣。案別本同。永資綏靖上。疑有番民或邊民字。四川通志載此疏。祇作如此秉公甄拔。庶幾有所勸懲。無末二句。

卷八。

會奏火藥就本地配造疏。所用工料。雖校內地昂貴。而所用腳價。較之內地運來。節省至三十餘萬之多。案四川通志作節省至十餘萬之多。

卷九。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諭三道。謹案聖訓載在正制度門。併作一道。語意視此簡。

卷十。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所有巴勒布舊錢。與商上原鑄錢文。每圓總有銅二三分。成色較低。應將商上原錢及巴勒布舊。若概令繳銷。勢所不能。議令每紋銀一兩易換八

圓與嗣後鼓鑄足色銀錢示以區別　案應將商上二句跳衍在上今改正

卷十一

案條例原目作章程此卷實已分見各門今姑以彙輯可備考察悉仍其舊

卷十二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軍機大臣議覆福康安等奏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次克什米爾止准貿易一次　案四川通志作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三次查本書條例門亦作三次今據增入三字

卷十三

噶弼平定西藏奏疏　案各處俱作噶爾弼　吹木丕勒宰桑　卽東華錄之吹穆只爾寨桑　章名爾自榮　卽東華錄之章米爾榮

一由類烏齊、結結樹冰噶三達奔卡爲正兵　案結結樹冰噶卽程站門之結樹邊卡三達邊卡卽三大徧關

閏四月初四日和琳奏恩達至嘉裕橋四站爲內烏齊地方　案內烏齊卽類烏齊類伍齊

卷十四

辦理撫卹款項諭第二款注於嘉慶二年春照依第五條云云此書所載駐藏大臣姓氏至乾隆五

十九年止。此處更著嘉慶年事。是此書編於嘉慶時。第七款阿第素章嘎。第十款噶舒克卽執照。姚瑩之蕃爾雅無之。不解何物。

松筠責革營官巴素多爾濟片。後半葉夾縫有硃批三處。一在隨經千總李臻把總胥耀宗訪出句旁。批此二人可嘉五字。一在枷號示懲句旁。批好字。一在如始終奮勉遇有該省缺出再行陞補句旁。批是字。

札什倫布經費。除所管營官並各寺喇嘛口糧。日食糧食八萬七千一百九十克、茶二百一十二觔半、散茶二克半。案二克半爲數少。與上下數目懸殊。疑有脫字。

松筠奏閱邊撫卹番民摺。夾縫有硃批三處。一在尙有沿邊之薩喀呵哩帕克哩定結絨轄六處句。於定結字側。批好字。一在其唐古忒各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準私用烏拉句側。批是字。一在此項差徭永行禁止並嚴飭噶布倫各營官句側。批是字。

卷十五。

達木蒙古乾隆十六年三月奉上諭兩道。謹案。聖訓併爲一道。在賞賚門內。

四十族住牧地界。上隆布族東至受地方蒙古爾津。案藏地多以一字名地者。如朗。如嶺。如色。如降。此受及下文上阿克碩族之力。皆一字地名。藏衛康卽其例也。

西甯管轄四十族。今祇載三十九族。案西藏記。上阿拉克碩族之下。尚有下阿拉克碩族。此似佚寫。以上四十族之戶口與後三十九族之戶口。皆子目與總數不符。

西藏管轄三十九族。夥爾札麻蘇他爾。西藏記連下。只多族爲一是樸族。族與上三札族東西南北四至全同。疑樸族。西藏記作樸俗。此七十九族譯字往往對音而殊字不備述。

布魯克巴注。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案下文兩奏書俱云貝勒親至則汪宣諭。汪則則汪不知是一是二。西藏記上文亦作汪則城。兩奏書卻作則江。疑汪之訛。

庫呢注。其部長名熱咱烏爾。生嘉慶至丙辰。遣人來藏。案生嘉慶上下有脫誤。

白木戎注。婦女下身亦用布遮。穿一中衣。案當如西藏記作重穿一中衣。大搦羝羊。案西藏記、康輶紀行等書皆作大搦羝羊。字書並無搦羝羝字。

乍丫注。闡教黃教諾們罕之印。案康輶紀行作講習黃法那門汗之印。

察木多注。闡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始頒正呼圖克圖印。其二呼圖克圖住察木多大寺。三呼圖克圖住甲拉克大寺。注俱詳喇嘛門。今喇嘛門不見。

巴塘安撫司。十一、巴塘。案通考。巴塘係正副宣撫司。通考成於乾隆十二年。此當係後改。瓦述

斜科。卽通考瓦述餘科。可證漢褒斜道作褒余道。德爾格。通考作德爾格。忒宣撫司。屬雅州府。長官司霍耳東科。通考作宣撫司。

打箭鑪安撫司六、拉滾不見於通志。

卷十六。

第六葉。佛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經。案。龍藏目錄作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佛說法門經。案。龍藏目錄作佛語法門經。

第二十二葉。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注十二經同卷。案。自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以下。實祇十一經。龍藏有佛說旃檀香身陀羅尼經。在妙色陀羅尼經後。此佚。

第二十三葉。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注四經同卷。案。以上僅三經。龍藏尚有穢迹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此佚。

第三十二葉。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下。未注卷。今依龍藏補入。

第三十四葉。佛說觀身經。案。龍藏作身觀經。

第三十六葉。佛說額多和多耆經。注八經同卷。案。此祇七經。龍藏佛說耶祇經之下。尚有末羅干經。此佚。其餘經同名而但字有增減者。不悉錄。

衛藏通志卷一

考證

謹案疑耳而信目者人之常情源遠而末分者學之流弊嘗考通典、類函子、史、通鑑、水經注諸書未嘗不載天竺西域諸國事蹟然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信相參源末互異求其實於人跡不到之區不可得也姑博採焉考諸古則存而勿論證之今則信而有徵

吐番在吐谷渾西南不知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僝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爲窣敦野至今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隄悉補野因以爲姓窣敦野與悉補野言譌其實一也或云本姓棄蘇農也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番界

謹案烏海即今青海吐谷渾即今青海蒙古部札薩克王公台吉由西寧出口赴藏大路

其國都號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于子。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沒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咩狗西匹播城。以五十國西南與婆羅門接。

謹案。贊普。卽藏布弄贊。卽今羅卜藏。婆羅門。卽今藏西南大西門也。

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番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覩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尙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也。

謹案。今大招內有唐公主及贊普像。旁有巴勒布王女拜木薩像。乃贊普之妾。又大招北別有小招。乃唐公主自建修靜之所。東向。

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鎭。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番憚之。二年。吐番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番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鈔。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

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干戈屢犯我河湟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爲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爲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爲主奚爲懼乎陵曰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番或時歸漢類多翻覆乞拔去鎮守分離諸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爲君人自爲守既不款漢又不屬番豈不人免憂虞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甯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番國所爲深憂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編入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幷雖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今吐番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輸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

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恩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番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躇曰是紿我也以爲偵諜不以爲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前踟躇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憾崔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廣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既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杜氏通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面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形像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謹案。大月氏卽今葉爾羌回部在藏之西北有兩路通藏一由和闐南山一由沙雅爾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而屈曲從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答曰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柰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眞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跡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供養佛

謹案今藏西南通伽噶爾部落在海中其地有巴特瑪薩木巴娃佛巴特瑪譯語蓮花也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淨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尙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栴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與

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國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燔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衞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地論曰，姓釋迦、號牟尼佛。

謹案。釋迦牟尼佛唐古特語名曰沙迦圖巴。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盛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靈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爲十二部後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以上唐類函

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湮沒而辭而闢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孅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句也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謂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與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史記匈奴傳漢使驍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注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魏書釋老志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身毒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供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毗國王生隱居太子父曰居頭邪母曰莫邪居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現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崑崙山亦出一名披扈利水一名恆迦阿即今稱恆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驄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栴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

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磴。磴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曰。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胡語曰耆闍崛山。耆闍鳥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耆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謹案。前藏羅卜崗。岡乃達賴喇嘛澡浴之所。水自藏布江引入池中。池上有敞閣壁繪諸佛像及青石梯六。佛昇天之遺跡也。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地曰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寥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闇叔葉乎。不然。何評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徵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大道通矣。

梁書扶南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螽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螽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魏書釋老志。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騰、蘭咸卒於此寺。又曰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

謹案。佛圖、扶屠、佛陁。今唐古特語稱釋迦牟尼圖克圖譯言之訛也。

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道充德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

迦維別名也。釋迦於四月八日生。娑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舊唐書僧元奘傳。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謬繆。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碁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皆奉佛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民人。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王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齋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又曰。從四月一日。城裏便灑掃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帷幔。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往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行從。皆金銀雕鏤。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

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又曰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作供養。或一日。或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並諸白氈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謹案。孟春上旬。達賴喇嘛下布達拉。赴大招。住錫齊集遠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疑有脫字）嘗誦經。約三萬餘衆。唐古特語謂爲磨糴木。漢人名曰噴招。乃宗喀巴之經會。佛經之波羅蜜也。或八九日。或十數日。噴招畢。則由大小喇嘛請還達爾佛像。載以四輪車。數百人曳之。即彌勒佛垂仲裝束。前引導以鼓樂。繞大招一匝。漢人謂之轉寺。

又曰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國王敬重佛骨。盧人鈔奪。乃取國家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供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鍾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鼓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

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又曰。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獅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

又曰。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三丈。高丈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巨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賈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由已。即

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

又曰。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柰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般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後。人於此起精舍。

又曰。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鈔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卽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河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

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汚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爲盤捻麨爲椀竇以羹酪而食之多事鬼祇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

謹案邏娑城邏些城今唐古特語名前藏地爲拉薩蓋譯言之異也

又曰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瓘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子史精華

謹案唐古特俗夏秋之交無論男女羣浴於藏布江之決以祓除癘疫乃古秋祓之遺意布達拉西南十五里名羅卜嶺岡達賴喇嘛浴於其地二十餘日還

元文宗即位之初以西僧籍眞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懍然

元武宗至大元年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元英宗至治三年敕寫金字藏經

元恭帝奉定三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從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乞更正僧人給驛法。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明成祖永樂五年。封西僧哈立麻爲大寶法王。前年冬。侯顯偕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青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明憲宗成化四年。加番僧封號。西僧劄巴堅參以祕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樓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眞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謹案。前藏西北山後大寺。住錫噶爾瑪巴瑪圖克圖。係黑教喇嘛。雲南人也。即明時所謂哈立瑪者。藏手卷一軸。長二十餘丈。乃繪永樂初哈立瑪誦經靈谷寺圖。

名領吉班丹。十年冬十二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左右言西域番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截。又峽江舟大難進。易以糖麓。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士卒死者數百人。

謹案。四川打箭爐喇嘛寺內藏唐時所遺儀仗器械。或當時所掠者。